
打造崇明乡村的品质生活

——赖岳军与香朵开心农场

咸 明

崇明岛有种神秘的魅力。这片聚沙成陆、填海垦荒而来的沃土，总能吸引那些富有开拓精神的人士上岛，实践他们的新事业。他们都已是一领域的成功者，忽然有一天，觉得人生中还有想做的事情没有做，还有重要的梦想没有实现，百转千回后，来到崇明岛并安定下来，开心地、知足地在岛上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日子，并为这座岛带来新的气象。台湾宜兰县人赖岳军就是其中之一。

一、于是，开始有人寻找世外桃源，寻求片刻的宁静。山那边静静的宜兰，渐渐有了都市人的身影

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，繁花还未开到荼蘼。崇明庙镇小星公路边，走进香朵开心农场，就像打开了一座秘密花园。月牙湾、枫叶岛、银杏桥、百花苑、稻田香，这些颇具诗意的景点，如散落在花园里的花瓣；碎石道、木栈道、草砖道、木屑道，走在上面，步履轻盈；花坛、菜园用石头和木块垒起，果树下的泥土或种上了花花草草，或铺了一层山核桃壳，与自然融为一体。酒吧、咖吧、主题饮食、BBQ、乡村音乐节、儿童游乐场、山坡牧羊、生日派对、篝火晚会、民宿休憩……这样的开心农场，几乎能满足都市人对乡村休闲生活的所有需求。香朵开心农场 2017 年 6 月开张以来，每周末爆满，“十一”长假中，更是火得不行。“不过，这种假日经济现象，并不能证明什么。”在香朵创始人赖岳军看来，崇明这家开心农场，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，而他下半辈子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这个婴儿好好养大。

“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件事情？”赖岳军讲起了他的前半生。

1978 年，赖岳军 18 岁，只身来到台北。老家宜兰县背靠雪山山脉，面向太平洋，按理说，有山有水应是富庶之地，可事实并非如此。当地的年轻人不甘心一辈子呆在大山里，尽管山路崎岖“蜀道难”，仍纷纷涌向一山之隔的台北。在他们看来，那里才是梦想国，赖岳军也不例外。33 岁时，赖岳军有了自己的公司，事业渐渐壮大。而当时的台北，流行这样一句话：有钱没对象，有股票没快乐。因为快节奏而高强度的工作，令都市人无暇享受慢生活。于是，开始有人寻找世外桃源，寻求片刻的宁静。山那边静静的宜兰，渐渐有了都市人的身影。

“我们那边气温常年保持在 20℃-30℃，有条冬山河，特别漂亮，每年 4 月到 10 月，都办亲子活动，吸引了很多人。”赖岳军说，当时还没有隧道，游客来玩了以后，要开一小时的车回台北，“有年轻人就动起了脑筋，把自己家的老宅改造一下，接待游客留宿。”屋子周围是农田，近采蔬果，远闻涛声，抬头见山，低头戏水。这种在大自然中恣意奔放的享受，令都市人流连，而民宿又让他们有了留下来的理由。渐渐地，回乡建民宿，搞项目，做生意的人多了，宜兰台北之间也通了隧道，单程只需 20 分钟。台湾民宿产业、因民宿而兴的产业，风生水起。

这和崇明现在的情况有点相似。背靠大上海，自然资源丰富，人们朝九晚五，乡村缺乏活力；生态旅游刚刚起步，有特色名气不大，有亮点能力不强。“不过这些困难都能通过生态发展来克服。”在赖岳军看来，崇明比宜兰更有发展潜质，因为世界级生态岛建设，一定能集聚更多智慧，吸引更多选手，用好更多优质资源。现在，赖岳军也想成为一名选手，在崇明开启新的梦想。

二、既能放慢节奏，又有游乐项目，是不是能在民宿的基础上，扩大规模，增加功能，打造一个新的农业旅游形态

“台湾民宿兴起时，我并没有在意，我正忙着自己的生意，看好的是上海市场。”赖岳军来崇明前，还在魔都混过。他很会做生意。结婚用品、餐饮，从台湾做到日本，又到美国，后来做了出口贸易，1998年来到上海。

“上海这座城市和台北有很多相似之处，不过更开放大气。”赖岳军说，当时星巴克还没有进来，路边也很少有大众化消费的西餐厅，他觉得可以做，就找了几个朋友做了，没想到没生意，“几个月后，有一天营业额做到了20(8)元，我们几个人兴奋得一下子就花完了。”此后，赖岳军在上海的几样生意渐渐上了正轨，而他也进入了白天工作、晚上应酬的模式，上海滩上档次的夜店、高尔夫球场他都熟悉。

“那时候觉得，都市生活就是这样的，也不得不这样。白天拼命干活，晚上应酬娱乐，常常凌晨两三点回家；每周和圈子里的人打两次高尔夫球，出差一次，也没多少时间陪家人孩子。”这样的日子过了10年。

圈子里的合伙人、朋友都叫赖岳军三哥，因他在家中排行老三。三哥这么拼命，是受父亲的影响。“我爸爸是个勇敢的人，敢于开拓。”三哥说，父亲年轻时来到宜兰，人生地不熟，语言又不通，但没几年，就被选为乡民代表。“要知道，在台湾农村，一个外乡人当选乡民代表是很不容易的，几乎找不到先例。”

奋斗过，享乐过，思考过。赖岳军开始寻找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。“有几次回到老家，看到很多外地游客，和他们聊天，大部分是城市白领，想过一点慢生活。但他们也说，民宿只有住的功能，要是能有休闲玩耍的项目就好了。”

既能放慢节奏，又有游乐项目，是不是能在民宿的基础上，扩大规模，增加功能，做成一个新的农业旅游的形态呢？一个模糊的想法在赖岳军脑海里冒出来。不过很快，他又被都市的洪流裹挟着向前奔跑了。直到有一天，同朋友的朋友喝酒时，听说了崇明。

“朋友说崇明的生态环境很好，适合小住几天，呼吸新鲜空气。也可以搞点蔬菜水果种种。”2009年，赖岳军来到崇明，在庙镇合中村包了一片果林，边上零星散布着数家农户。谁想到，结了果却卖不掉，但赖岳军并不是很在意，他觉得在这样安静的环境中，好好休息也不错。一开始，他每周从市区来崇明一次，后来，变成几周才回上海一次。

2015年，崇明开始推进开心农场项目。崇明的领导找到赖岳军，谈相关事宜：用传统方式搞果园，你赚不到什么钱，农民也得不到实惠，不如探索发展升级版民宿——开心农场，呈现出不一样的农村，带动农民一起致富。

“游客来到开心农场，分不清这里究竟是宾馆，还是博物馆，或是体育馆，或是别的什么，可以住宿，还能观光、运动、长知识，这才是融合。”赖岳军说，领导的这番话点醒了他，当年他脑子里模糊的想法，渐渐有了清晰的方向。当年，赖岳军就开始规划、设计、建设这个梦想已久的开心农场。

三、让都市人感觉过上了乡村般的田园生活，生活在乡村的人能享受到城市的生活品质

赖岳军把自己集团的骨干力量抽调到崇明，组成一个新团队，用2年时间精心打造香朵开心农场。2017年6月，香朵如期开张。高尔夫俱乐部的朋友发微信叫三哥去打球，三哥也不回绝，他把在香朵开心农场喂兔子的照片发给他们看：“我在这里挺好的，欢迎你们来玩。”

那么，香朵开心农场到底开心在哪里呢？

首先，一定是小朋友喜欢的。香朵在木质羊圈里养了 40 多头崇明白山羊，羊圈边上就是牧羊区，差不多半个足球场大，地势高低不平，长满了青草。小朋友可以把羊赶出羊圈，拔些青草给小羊吃，和羊嬉戏。

香朵还专门为小朋友设计了一个“破解诅咒”的互动游戏。小朋友可以根据提供的线索，在工作人员的提示下，在沙坑游乐场、枫树林、羊圈附近找到 3 把钥匙，最后打开宝箱，取出一只花环，把花环套在小羊的脖子上，就算破解了诅咒，成功拯救了小羊。“孩子兴奋得不得了，他们觉得这个游戏有趣又有成就感。”赖岳军说，不少孩子玩了三次以上。

沙坑游乐场也是孩子的乐园，他们尽情释放着精力，挥洒着天性。在香朵，见到最多的场景是：夕阳下，家长对着满头大汗的孩子说：“该回去了吧。”

“吸引了孩子，就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消费。”赖岳军说，这几年，几个家庭结伴出游很流行，开心农场首先要让孩子开心，同时也要抓住成人的消费需求。“对于入住农场的游客，我想提供的是兼具农家生活乐趣和城市酒店品质的服务。我希望他们到了这里，都市人感觉过上了乡村般的田园生活，生活在乡村的人能享受到城市的生活品质，大家都能坐在稻田里喝咖啡品茶。”

白天有白天的景，你可以坐在秋千上看书或是躺在草地上发呆，也可以什么都不做慢慢享受着慵懒惬意。晚上有晚上的乐，露天 BBQ 烧烤是不容错过的。撇下了夏日的闷热，秋日的烧烤从容悠闲。和朋友们来一场野餐，享受美食，也可以选择农场里健康美味的农家菜。如果想小资一点也可以，去餐厅开瓶红酒，畅谈人生。

民宿是开心农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香朵的民宿均由附近的民居改建而来，赖岳军特意请了他的挚友，台湾知名设计师杨若白主持设计，英伦风格的外表下，藏着独到匠心，每个细节都能发现生活的美好：房间里，插着从农场里摘下的花朵，新鲜欲滴；梅花水晶灯一身通透垂饰，如若层层叠叠的晶莹花朵；倒一杯咖啡，放一段爵士，让和煦的阳光洒满屋子；月光下的小桥流水，缠缠绵绵。

如此这般，该是享受人生了吧。赖岳军觉得还不够，因为“办开心农场，不是盖个旅馆、搞个度假村那么简单，要让农趣变乐趣，农事变乐事。”他认为，游客来到这里，不再是吃一顿农家菜、走一走田间路这样的传统模式，而是能“手把青秧插满田”，白天参与更多体验项目，晚上听取蛙声虫鸣入眠，真正融入自然，放松身心，这也是赖岳军和香朵将来的努力方向。

对于崇明这片土地和老百姓，赖岳军是感恩的。“没有他们的支持，也就没有香朵。民宿租的是老百姓的房子，现在农场里打工的，很多都是附近老百姓。”

对于未来，赖岳军充满信心。“与崇明的合作很愉快，一定是双赢的结果。”

染火枫林，长歌倚楼；花前月下，一尊芳酒。岁月静好的日子其实就在身边。

